

A S H U R A

G I R L

〔日〕舞城王太郎 著

陆求实 译



阿修罗少女

A XIU LUO SHAO N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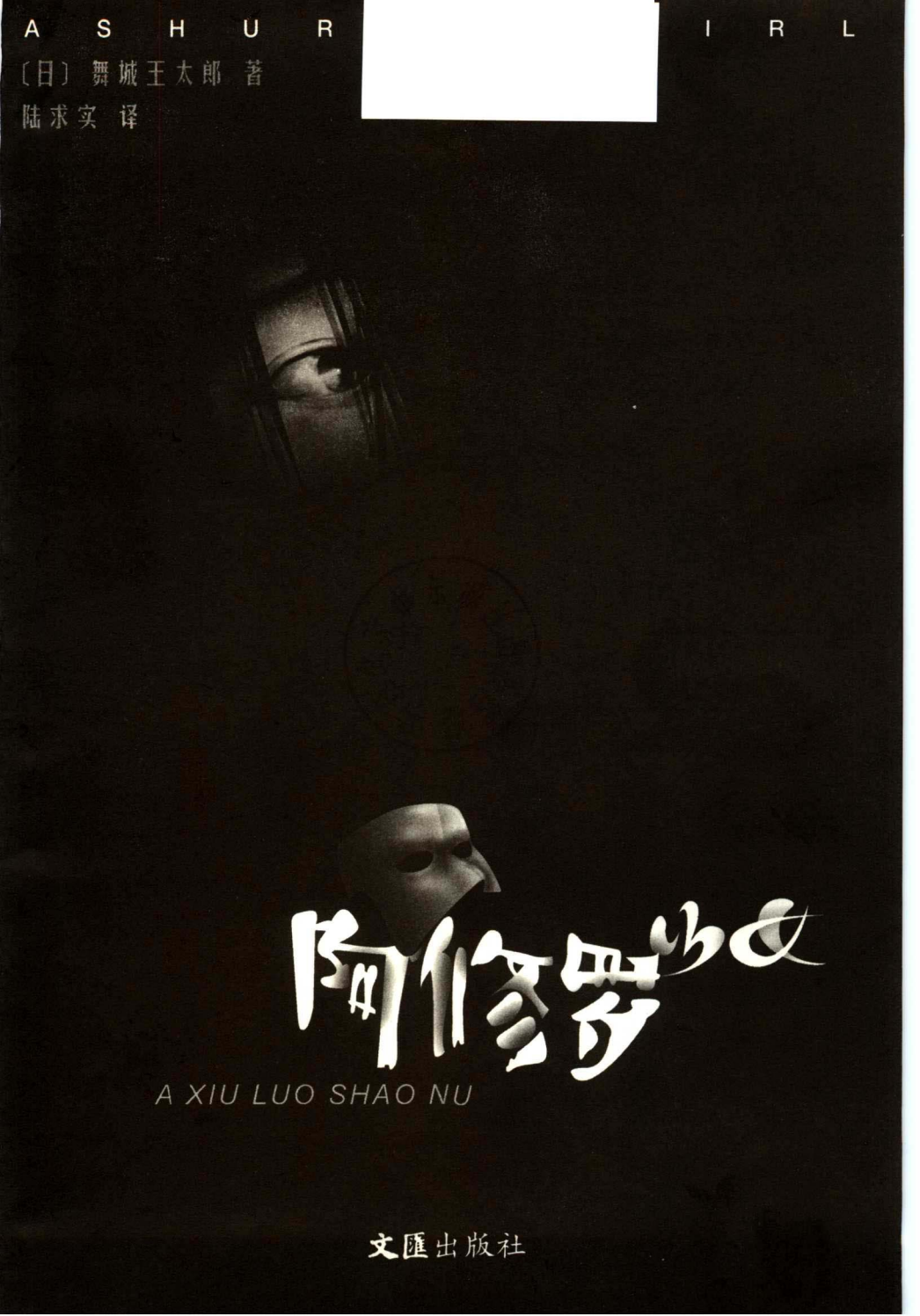
文匯出版社

A S H U R

I R L

〔日〕舞城王太郎 著

陆求实 译



阿修罗少女

A XIU LUO SHAO NU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阿修罗少女/(日)舞城王太郎著;陆求实译.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5. 6

ISBN 7-80676-819-X

I. 阿... II. ①舞... ②陆... III. 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6905 号

ASHURA GIRL

© Otaro Maijyo 2003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in 2003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through TOHAN CORPORATION, TOKYO.

阿修罗少女

[日] 舞城王太郎 著
陆求实 译

责任编辑 / 季 元

封面装帧 / 陈 聪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上海港东印刷厂

版 次 /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50×1168 1/32

字 数 / 140 千

印 张 / 7.125

印 数 / 1—8 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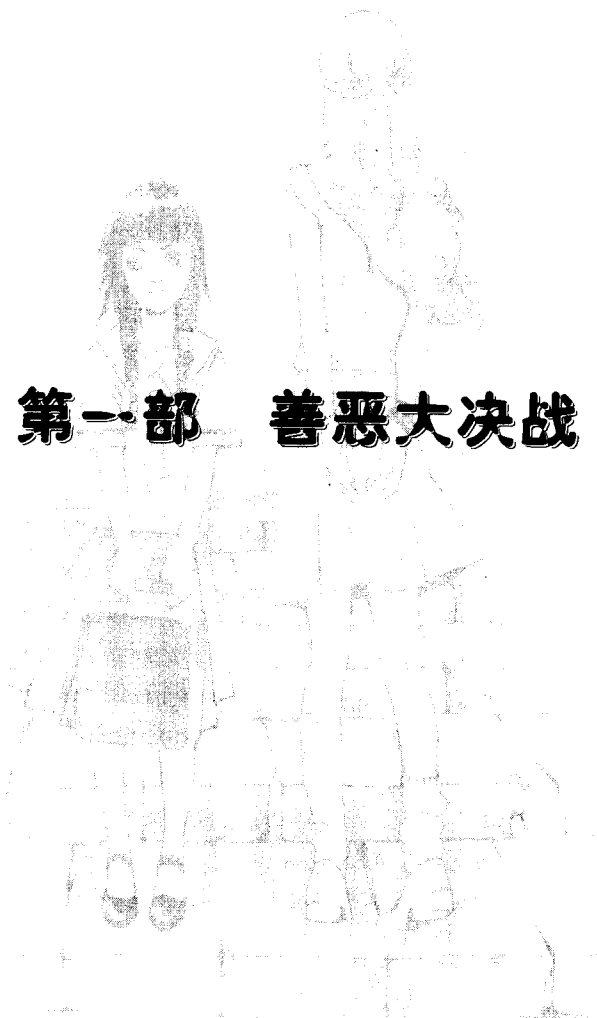
图字: 09-2005-209

ISBN 7-80676-819-X/I·155

定价: 15.00 元

目 次

第一部	善恶大决战·····	1
第二部	三 门·····	102
第三部	我心飞扬·····	193



第一部 善恶大决战

都说毫发无损，所以我才抱着好奇试试看的心情去做那件事的，谁知自尊心还是受到了伤害。

还我！还我！！还我自尊心!!!

我知道，佐野是不会还我自尊心的。再说自尊心这东西也不是靠别人赏给你的，而是要依靠自己去找回来的。

说起来，和不讨自己喜欢的人做那事，不管是怎样的形式、出于怎样的好奇心，总归是错的。

佐野对我来说根本就是一个毫无感觉的家伙。他既不是我的好朋友，也没有说过喜欢我，甚至不是同一个班级的，也不在同一个兴趣小组，平时玩耍更不是一个圈子里的，只不过同在一个学校罢了——就是这样一个佐野明彦，我怎么会和他发生那种糟糕的事情的呢？

是因为酒精的作用？

将一切归罪于酒精固然是很容易的事情，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不是道义上、伦理上的错，而仅仅是，那根本不是真爱。

其实，我只不过是出于一点点好奇而做了那件事的。

真是糟糕透了！我发誓要劝所有的朋友和同学千万别学我的样。这个佐野明彦，简直是混蛋！

佐野明彦一定是看那种片子中毒了，所以才模仿着那些镜头里的动作，真可恶！

我丢下佐野明彦，拿上书包，打开门逃出旅馆。

明天不去学校了。

但是那样的话，好像在逃避什么似的，未免让人感觉胸闷。

还是去学校吧。我不喜欢逃避。

话虽这么说，可实际上我不就是在逃避吗？逃避、逃避，为了逃避，最后同佐野逃到了情人旅馆，接着发生了那样动机不明的糟糕事情。

难道不是吗？咳，我是个最糟糕的大混蛋。

在这个世界上，绝对有很多失恋的人。其中一定有不少人是同自己并不喜欢的人发生了那种关系。

从前曾听哥哥说过，录像带租赁店的收益大部分都来自三级片。换句话说，有许许多多人像佐野一样，通过三级片来学习性爱方面的知识。这帮家伙专骗小女生的感情，简直太可怕了。

我也差一点就落到这可怕的地步。说是差一点，但几乎就已经是处于可怕的境地了。我不禁怜悯起自己来。但不管怎样自我怜悯，毕竟那都是自我作孽，无药可救。我想，不会有任何人来救我的。

所以，我只有自己救自己。

怎样才能自己救自己呢？首先必须将自我怜悯丢到脑后去。

记得哥哥以前还曾说过：“自我怜悯是最没用的，因为它不会让你向前向上有任何进步。”

当时我还附和着说：“自我欣赏的人也差不多。比方像女演员今井美树，老是说要成全自己，要为自己而活着。这种人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最终一定会自己害自己的。反正开口自己闭口自己的人，不管是谁都不是什么好人。”



我既没有遇见过今井美树，也没有同今井美树说过话，却自以为是地发表着高见。

我现在也不要再老是考虑自己什么什么的了。

那么到底该怎么办呢？

无论如何，首先得把身体洗干净，因为它沾上了来路不明的汗水和齷齪而变得污秽不堪。去洗澡去洗澡！从新宿乘坐特快轨道列车只需 15 分钟就到了调布，可是我却感到时间特别的长。

我好不容易回到家里，赶紧打开浴室的莲蓬头，冲洗起来。冲了一遍还觉得没有冲洗掉身上的污迹，又打开热水器，干脆浸在浴缸里。忽然间好像想起什么，便爬出浴缸，拿浴巾朝身上一裹，奔到二楼自己的房间，拿出 BODY SHOP 牌沐浴皂，再回到浴室，将那绿色的球形香皂浸在浴缸里。于是，整个浴室都充满了浓郁的熏衣草香气，几乎呛得我喘不过气来。

我总算洗完了澡。

我平时并不怎么喜欢泡浴以及熏衣草的香气，但是情绪低落的时候，借助它可以体验到一种时髦洋气的感觉，这也是我最近的一种自我精神疗法，非常有效呢。

此刻，我仿佛又变成了我所喜欢的夏丝汀，一个从瑞典去美国留学的高中女生——

哥哥乌勒时不时地从乡下来信，问夏丝汀一人在波士顿的生活怎样，告诉夏丝汀他在哈德布拉乡下牧羊是如何辛苦，他还说要买飞机票来看夏丝汀，一起到动物园去看鳄鱼，说是“长

这么大还从没见过鳄鱼”。

夏丝汀隔山隔水孤身一人从瑞典到美国来留学，但却毫不恐惧，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着。这个女孩完全没有来自乡下的自卑，既保持着哈德布拉乡下的纯朴，又学会了波士顿大城市的时髦，两种气质在她身上协调共存着。

夏丝汀不是那种特别争强好胜的人，加上她性格爽朗，所以很容易相处。她的朋友各式各样，既有女生，也有不少男生。大伙儿看她又稳重又热心，于是碰到感情上的事情都找她拿主意。不论是谁，在恋爱中都会发生磕磕绊绊的事情，有的人喜欢自己处理，而每当这种时候，夏丝汀总会热心地提出一些建议。

对我这个日本东京的高中女生桂爱子，夏丝汀也毫不吝啬地帮我分析。

她说：“爱子，跟一个不喜欢的人在一起，只会加重你的孤独和迷茫。不真实的感情，即使外表上感觉是温暖的，但它只会让爱子的心灵更加感觉阴冷。追求不真实的感情，你就会跟这个真实世界的距离越来越远。”

我说：“嗯，怪不得我觉得这个世界离我越来越远呢。”

她说：“不过爱子，你也不必去多想。你今后的人生道路才是切切实实的东西，而所谓距离只是一个含糊糊的概念，是虚幻的，靠不住的。”

我说：“人生还很长，距离只是个含糊的概念？”

她说：“是呀，爱子。假如老是想距离什么的，弄不好会像野口或莲见那样去跳楼自杀，或者像神经失常的疯人那样胡乱杀猫杀狗，甚至连附近一岁不满的三胞胎也要掳去，将他们在河边杀死后再碎尸。”

我说：“可我没有发疯呵。”

“行，不说疯不疯的事了。哎，爱子有什么喜欢的人吗？”

“……”

假如突然被问到“喜欢谁”时，脑海里最先浮现出来的脸孔和名字就是自己最喜欢的人的话，那么我想我是最喜欢关口前辈的吧。

“关口前辈只不过是你的条件反射。爱子初中时一定太崇拜关口前辈了吧。”

“可是关口前辈的确人很帅啊。”

“先不管他长得帅不帅。关口进高中后突然不再练习剑道，进了网球部，可成天只知道约会，除了约会什么事情也不做，最后连学校也不上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这不是个大傻瓜吗？你不会觉得这样的人帅吧？他令你很失望吧？不要再去想什么关口。你真正喜欢的人是谁？”

“利佛·菲尼克斯吧。”

“他不已经死了吗？再说你根本不了解利佛，只不过听了他跟小孩子在一起的故事，对他产生一点好感而已。”

“可有谁会晓得演员的真实事情呢。”

“演员就不去说他了。爱子身边的人有没有你喜欢的？”

“大概是笠见吧。”

“可只好了两个月。”

“石山君。”

“他只对那种事情感兴趣，你们根本就没有像模像样谈过朋友。”

“那么是中川。”

“你这样说简直叫我吃惊，爱子。你讲的这些全都是过去

式啦。现在总有吧？现在你喜欢谁？别老提过去的好不好？”

“相良君？”

“哦，相良？”

“我想我真的喜欢相良。有时候我会非常渴望看到相良。”

“可是，爱子，你说出相良名字的时候是不是有些犹豫了呢？爱子，假如问起你喜欢的人，你是不能犹豫的。凡是说出来感到犹豫的人，就说明不是你真正喜欢的人。爱是绝对不容怀疑的。别去考虑谁喜欢你。你自己喜欢的人，答案只有一个，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情。爱子，其实还在关口前辈之前你就有了喜欢的人，笠见君呀石山君呀中川君呀还有佐野君等，都不能代替他的，是不是？”

夏丝汀，没说的了！

是呀，真对不起。

其实也没有对不起谁，那么是对不起我自己啰？磨磨蹭蹭的，弄得不光我自己，谁都会不耐烦的，真没劲。

说真的，我喜欢的是小学时代的同班同学金田阳治，从小学六年级起就对他有好感，他是我初恋的人。直到现在我还是喜欢他。对不起了。

咳，说对不起也没用。

我将身体深深地埋进浴缸里，叹了一口气。跟前的浴液泡泡被我吹碎一大片，碎了的泡泡底下现出了污秽的水。我能看到浸在浴缸中的肚子、腿，还有那个秘处。

真难以相信，我的那里今天竟然让佐野那个混蛋给侵犯了。

情绪依然低落。

这时，夏丝汀又出现了：

“千万不要为这件事情消沉，爱子！生活中还有人比你更加倒霉，这算不了什么，说不定你还可能碰到更倒霉的事情呢。”

说得对，真的。

夏丝汀真了不起。她能说出我心里想说的话。

我差一点就遭遇更加倒霉的事情。打死我也不愿意怀上佐野这个混蛋的孩子。要是那样的话，我一定会叫佐野不得好死的，然后独自一人将孩子抚养大。当然是在高墙里面，也就是监狱里面。

我大概会被送到亚马逊原始丛林去？

我想我一定会变成一个“狱中天使”，一面跟其他女囚犯和看守们斗争，一面将我的孩子好好抚养长大的。不过这可是最糟糕的结果。

我不想进监狱，也不想当狱中天使，更不想在那种地方抚养我的宝贝孩子。

我真应该庆幸自己没有遭遇这样倒霉的事情呢。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遭遇过各种各样的倒霉事儿。

同不喜欢的男生发生那种事情的愚蠢女生，一定不止我一个，而且比我所想像的要多得多。她们中间，脸上、口里、身体里面被玷污，或者变成“狱中天使”的人也有不少吧。哦，“狱中天使”也许没有吧。不管怎么说，反正我只不过是够倒霉的，但还不算是最倒霉的。

我没事。

这么想，可能对那些“狱中天使”有失公平吧。

我一定会好好地反省，绝不再同我不喜欢的人做那种事情。

我要喜欢值得我喜欢的人，我要寻找别的真正喜欢的人。

反省了无数次，新的真正喜欢的人还是不出现。即使这样，我也不会同我毫无感觉的家伙有任何瓜葛。人不能老是生活在反省中。真的，我再也不会犯相同的错误了。

“啊……要是阳治要我说的话……”

我这样想着，不由地失声轻轻说了出来。潜意识里发出的声音在浴室里显得震响。我羞愧得把身子埋入水中，一直埋到肩膀，脸孔则扎到了泡泡当中。

“啊，我真的想跟阳治……”

这句话闷在了泡泡中。

2

念小学时，班级里有一个叫二崎贡司的。这家伙脑子聪明，功课特好，但却是个虐待狂，喜欢欺负别人。有时他会毫无理由地突然间将前一天还和他一起玩的男生揍一顿，事后一个人得意洋洋的，不知他脑子里念的是什么经。

全班同学都不知拿他怎么办。他不仅功课好，身体长得又壮实，嘴巴比谁都会说。他就是让人有点害怕他，不知道他出于什么理由喜欢一个人，或者出于什么理由讨厌一个人。

于是，二崎成了班级里的中心人物，大伙儿都不太敢跟他接触。

敢于跟二崎对抗的是隔壁班级的浦安正辉。浦安狠揍二崎时，是浦安的好朋友金田阳治站出来劝架的。

浦安的身材一点也不像小学六年级，长得胖乎乎、肉墩墩的，胸肌自然隆起，抡出去的拳头不知道比二崎的要重多少。只见浦安的拳头“咚咚”地砸在二崎的脸上，大概是二崎的脸孔长得太漂亮了，浦安心里或者潜意识里瞧着不舒服。

二崎的脸孔随着浦安的拳头晃来晃去，一头松软的头发表则合着脸孔晃动的节奏，忽拉忽拉地颤动。

这场打架发生在下课后的教室走廊上，我们班级的同学全站在一边观看，谁也不上去劝阻。或许大家都认为二崎确实做得过分了，尽管这次不是他先动手。连我也觉得二崎过分，因为他不管对谁都那样。不，也许他欺负人时是有所选择的，只是别人不知道而已吧。不过二崎从来打人不打脸，也不用脚踢人。而此刻，浦安却凶神恶煞似的朝着二崎的脸狠狠地挥动着拳头，不到一分钟，二崎的眼睛开始充血，通红通红。

啊！不好，照这样打，浦安该不会把二崎的眼睛打瞎吧！

这时，二崎突然失声哭了出来，当着大伙儿的面。

我是头一次看见二崎掉泪，大伙儿也是头一次。所有人都露出吃惊不已的神情。

“嘶——”那是二崎的鼻子在抽泣的声音。

“嘶嘶嘶——”抽泣声断断续续的，好像痉挛一般。

同时，二崎的肩膀也随之剧烈地颤动着。“呼呼——”二崎短促地吸进一口气，接着又是“嘶嘶嘶”的抽泣声。

呀！二崎哭得天昏地暗，真丢脸。太没腔调了。哭有什么用？早知道的话，就不要跟别人打嘛。

就在这时，站在旁边的宽子和岛田好像是被二崎那哭哭啼啼的可怜相引得心生怜悯，终于忍不住出来劝架：“别打了！”

我刚才心里还在想让他们快快住手，可现在却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哼！你也有今天，真丢人！哭吧哭吧，不可一世的二崎呀，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个下场！你还有脸来学校吗？

我知道我之所以采取这个态度，是因为生怕被人认为自己同情二崎。

似乎就是要满足我的幸灾乐祸看白戏的心理，浦安还在继续殴打哭泣的二崎，毫不留情。我不清楚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他们是怎么打起来的，反正浦安在不停地“咚咚咚”地狠揍着二崎。“别打了！”的声音也随着浦安挥动的拳头而越来越小了。

浦安太厉害了。二崎的样子又难看又好笑。

这时，一个身穿蓝色运动汗衫、身高和身材都不怎么起眼的男生站了出来。

“行了，别打了！你们打够了吧？”

“你别管，阳治。我要让这家伙哭个明白！”

“你再打他也没用，他不会明白的。”

“那我就打到他弄明白为止！”

“算了算了，别打了。对打不明白的人还不如换一种方法。别打了，这样打没什么意思。”

“是没意思，可——”

“放他一马吧！”

骑在二崎身上的浦安停下手，身穿蓝色运动汗衫的男生拍拍他肩膀：

“你也打累了吧？瞧你的手好像破了。”

浦安这才发觉自己两只手的手指根处，关节外面的皮肤都破掉了，通红通红的。

“噢！我手破了！”

“你要是到医务室去的话，老师马上就知道你打架了。先去用水冲一冲吧。”

等浦安朝厕所方向走去后，身穿蓝色运动汗衫的男生将右手伸向还躺在地上抽抽搭搭哭不停的二崎。

那手又细又长，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肘和腕都是那么纤细，一点儿也不像浦安那粗壮的胳膊，不过却让人感觉非常沉稳，似乎它可以用来阻挡丑恶的东西，又可以用来迎接美好的东西。

自作自受遭报应的二崎躺在地上，用胳膊挡着自己的脸，一边揉着眼睛，一边用脚将那只手踢开。

“别烦！别管我！”二崎嚷嚷着，“你干吗来管我？！”

穿蓝色运动汗衫的男生答道：“爱心。”